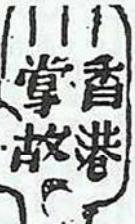


# 潤德坊故事

(一)

鞏洋客



# 潤德坊故事

(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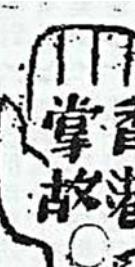
鞏洋客



# 潤德坊故事

(三)

鞏洋客



潤德坊是新界元朗裏坊中的一坊。從前住着一個姓靈的氏族，子孫繁衍，極為發達，是元朗一個巨族。後來才拆到別地方去居住。其間有一個極有勇力的人，是個窮光蛋，父親年老遇一病不起，這窮光蛋連棺材也沒有，只好弄回去發葬。後來還是得到旁人之助，買助點錢，湊合起來，才勉強把父親的體埋葬起來。從這一點，就可以曉得這個光蛋的窮苦到了怎樣的地步了。

這個人姓靈，是個窮光蛋，父親年老遇一病不起，這窮光蛋連棺材也沒有，只好弄回去發葬。後來還是得到旁人之助，買助點錢，湊合起來，才勉強把父親的體埋葬起來。從這一點，就可以曉得這個光蛋的窮苦到了怎樣的地步了。

這個人姓靈，是個窮光蛋，父親年老遇一病不起，這窮光蛋連棺材也沒有，只好弄回去發葬。後來還是得到旁人之助，買助點錢，湊合起來，才勉強把父親的體埋葬起來。從這一點，就可以曉得這個光蛋的窮苦到了怎樣的地步了。

因為這個人姓靈，是個窮光蛋，父親年老遇一病不起，這窮光蛋連棺材也沒有，只好弄回去發葬。後來還是得到旁人之助，買助點錢，湊合起來，才勉強把父親的體埋葬起來。從這一點，就可以曉得這個光蛋的窮苦到了怎樣的地步了。

因為這個人姓靈，是個窮光蛋，父親年老遇一病不起，這窮光蛋連棺材也沒有，只好弄回去發葬。後來還是得到旁人之助，買助點錢，湊合起來，才勉強把父親的體埋葬起來。從這一點，就可以曉得這個光蛋的窮苦到了怎樣的地步了。

因為這個人姓靈，是個窮光蛋，父親年老遇一病不起，這窮光蛋連棺材也沒有，只好弄回去發葬。後來還是得到旁人之助，買助點錢，湊合起來，才勉強把父親的體埋葬起來。從這一點，就可以曉得這個光蛋的窮苦到了怎樣的地步了。

因為這個人姓靈，是個窮光蛋，父親年老遇一病不起，這窮光蛋連棺材也沒有，只好弄回去發葬。後來還是得到旁人之助，買助點錢，湊合起來，才勉強把父親的體埋葬起來。從這一點，就可以曉得這個光蛋的窮苦到了怎樣的地步了。

因為這個人姓靈，是個窮光蛋，父親年老遇一病不起，這窮光蛋連棺材也沒有，只好弄回去發葬。後來還是得到旁人之助，買助點錢，湊合起來，才勉強把父親的體埋葬起來。從這一點，就可以曉得這個光蛋的窮苦到了怎樣的地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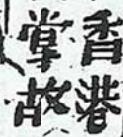
因為這個人姓靈，是個窮光蛋，父親年老遇一病不起，這窮光蛋連棺材也沒有，只好弄回去發葬。後來還是得到旁人之助，買助點錢，湊合起來，才勉強把父親的體埋葬起來。從這一點，就可以曉得這個光蛋的窮苦到了怎樣的地步了。

因為這個人姓靈，是個窮光蛋，父親年老遇一病不起，這窮光蛋連棺材也沒有，只好弄回去發葬。後來還是得到旁人之助，買助點錢，湊合起來，才勉強把父親的體埋葬起來。從這一點，就可以曉得這個光蛋的窮苦到了怎樣的地步了。

# 潤德坊故事

六十九(四)

聚洋客



我本來無意管別人尋找這些地方的，現在你既想找，我就介紹給你吧。」說吧，從行李裏拿出幾張

陳培生續說：

圖表，把羊山那一張贈給英權，並在圖上指示一番，從什麼地方到什麼地方，便是羊山，羊山是一塊高地，享有牠的人，丁財兩旺，如果營葬先人骨殖，就要怎樣怎樣的方向才對。英權一面聽，一面點頭。

最後，陳培生告訴英權說：「羊山臨一條小河，河裏蹲伏一隻獅子，獅子既然躍伏，羊就無法見牠，所以毫不懼怕，但是，

如是這一隻獅中之王，在河裏出現，看見這隻羔羊，便要把它吃掉，縱然不吃掉牠，也要嚇壞牠，所以，你要十分仔細，別給這隻獅子在河裏出現，不然，羊便處於不利的地位了。」英權應命，陳培生也就打

行駛，踏上回鄉之途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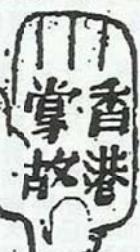
第二年，英權向僱主老鄭告假一月，返鄉覆葬祖墓，回到家裏，就對父親說明原委，他父親也大為歡喜，便用了兒子拿回家裏辦筆錢，把先人的骨殖改葬到羊山那邊，忙了半個月有多，才把事情辦妥，英權在家裡租了幾天，也就回到鄉家，照常工作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轉眼又過一年，寶安縣太爺也因為當局調整人事而更動，新縣太爺姓黃，是鄉翁的老友，定馬上任，即到鄉翁這裏來拜訪，鄉翁好久沒有見他，現在他作出本縣的父母官，當下大排筵席，熱烈款待，英權在宴會中間，招呼賓客，極為妥當，于是乎引起了黃太爺的注意。

# 潤德坊故事

(五)

聚洋客



希在客廳和英權閒談上，黃太爺問英權：

「這個年輕的人，聽

明台稱，他是你的什

麼人？」英權說：「他不過是一個親戚介紹前來的小介，並無什麼關係。」黃太爺說：

「這樣便好了，假如你能够同意，我的身邊很想有這樣的一個人使用。」老鷹聽說，連

聲「可以」。他對於英權，雖然極度喜歡，但是，黃太爺是他的老友，又兼任本縣的首長，既然開口要英權使用，怎好叫他失望呢？因此，忙對黃太爺表示不成問題，只是英

權自己是否願意，倒要先向他問明。於是老鷹叫了英權進來，對他說：「縣太爺賞識你，想要你做他的隨從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

英權道：「我完全服從老爺的指示，老爺要找怎樣我便怎樣。毫無問題，只是我年紀太

小，不懂世故，恐怕不能勝任縣太爺的職從吧！」黃太爺說：「老爺已應答應了我，你現在也無問題，頂好兩了。至于勝任不勝任，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。」當下三面言明，英權馬上離縣太爺回縣府服務。

英權離開了鄉家，職位雖然依舊叫作隨從之類，但是他的地位已逕高人一等，酬報也豐富一些。照理，一個當了縣太爺隨從的人，大可以倚仗縣太爺的威風，和自己職務上的便利，作威作福，到處發財，無孔不入，但是，英權這個人異常廉潔，奉公守法，絲毫不苟。因此，他到處受人愛戴，受人讚許，縣太爺也常常聽到這些讚譽，對于英權更爲倚重。(未完)

# 潤德坊故事

(六) 素 洋 寶



首相，看見黃太爺的親隨，少年英俊，運動機敏，引起注意，向黃太爺問及，黃太爺說：這個人極頂聰明，善知人意，請我幾年，沒有一件事情是辦不安當的，如果你歡喜他，我就屬下送給你。

光陰箭一般過去，黃太爺已告滿任。他取得了一個縣太爺的資格之後，想憑着這點資本，借日高陞，他本有一個張姓的朋友，在京運動一番，定可老友在京，位居要職，入京運動一番，定可出任高官，因為遠行不能沒有一個穩靠的隨從，于是英難又成為相當這個職務的唯一人物，隨同他入京去了。

黃太爺在京的老師姓張，當時正走紅運，政府有起用他做首相的意思，加以他平日極得各方好處，政府一有意思，便得圖極好的反映，衆多所歸，所以政府就實行委任他做首相。黃太爺見老友榮任因深，自然又有一番慶賀，在筵席之間，這位少年可憐的頭

黃太爺這樣地顫，原是一種手段。根本不願意，他希望討好新首相，給他更大的官職。張首相遇還不會開口。黃太爺已經知道他安撫起來，自然快樂得心花怒放，當下便謝了黃太爺一番，挑了英難回去。這樣，不但黃太爺獲到了一個圖當一面的官職，而英難的地位也高人一等了。

老張當了首相之後，某王爺和他來往更密，因為老張棋術高明，王爺也喜歡這樣的玩意，於是一有空閒便來找首相下棋，頗有興味。

一天，王爺照例又來找首相下棋，玩了大半天才走，在走的時候，王爺忘記了取回他玩着的那塊價值甚鉅的古玉，給首相府裏一個僕役發覺。

# 濟德坊故事

(七)

異洋客



這個僕人看見這

方無價之寶，遺在花園裏，四顧無人，一時貪念頃起，打算把這方古玉，收在懷裏，然後想個辦法，把牠

到一個大花盆面前，想了一下，鬼鬼祟祟的又四下探視一回，看見沒有別人，才掏出那方古玉，閃電般敏捷，放在花盆底下。英標躲在花園裏，見他在他看不到的地方，看得十分清楚，暗記在心頭，以便將來破案。

藏起來，等到時候成熟，然後「出貨」，這樣，就可以發一筆大財了。於是拿起那方古玉，收進口袋里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英標恰好走進花園，那個僕人的一舉一動，全看在眼里，馬上便要上計識破他的行爲，並加規諫，但是細心一想，如果把他這不名譽行爲揭發出來，一定會引起他的仇讐與嫉妬，於自己實有不利，不如隱忍不發，作個看不見這種情形的樣子。

那個僕人看見英標的樣子，十足沒有瞧

不久，王爺差遣一個家人到相府通知首相，說他遺下一方古玉在花園裏，不曾帶走，祈飭入尋回，交來人帶返。這時首相恰好在家，沒有別的應酬，馬上親自帶同來人走進花園尋找，在兩人下棋的地方找了一回，毫無消息，首相十分奇怪，馬上叫齊那幾個主管相府事務的人，到處搜查，看看怎樣，但是結果也一無所得，首相認爲古玉是王爺心愛的東西，非找回不可。十八、十三

# 潤德坊故事

## (八) 瑞洋客



的下落，以免王爺追究。

英標在那僕人放古玉在花盆底下之際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暗中緊記那個花盆的部位，而且也曾在暗中調查過放在花盆底下那塊東西是不是古玉，才敢向首相報告，以免犯了說謊之罪。當英標引導首相到花園裏那個花盆之前的時候，首相用懷疑的眼色看着英標，英標道：「我曉得有人把古玉藏在這個地方，除了那親手放置古玉在此的人，只有我一

英標不想在衆人面前揭破這個秘密，

等首相距離衆人稍遠，才低聲叫首相走出花園，首相只好跟着他走，希望得到古玉

送回王爺那裏。  
英標平日已經獲得首相的賞識，再經過這一件驗贗古玉的事情，更得首相看重，於是升格英標做相府管家，委以重任，英標的地位更高，可以列入有財有勢一類的人物。但英標仍然我行我素，不肯恃勢凌人，對各方面都異常圓滿，所以自上至下對他都極愛敬。

這樣，又過了數年，英標已經有妻有子，一家和睦，生活優裕，直到首相告老辭職，英標也同時退休，攜同妻子回返元朗故鄉。首相在他辭別離京之際，贈他白銀數百兩，以壯行色，英標拜謝而去。

# 潤德坊故事

(九)

驚 洋 客

香港故

英 機 回 到 元 朗

那時他的父母已經去世，英機早已把父母送回羊山，到他那一番離強歸來，便在羊山腳建廟，這裏造了幾間較為堂皇的房屋，安居樂業，十年之間，兒孫談笑，一天天昌盛起來，房屋也一天一天的多起來，居然成個村落了。英機對於當年那位風水先生陳培生的吩咐，永遠不敢忘記，不但他自己牢牢記在心上，並且要使子孫們也牢牢的記在心上，所以，在閒暇無事的時候，便對兒孫提起這一件事情，叫兒孫們切勿忘記。他說：「羔羊是獸類中最馴良的，獅是獸類中最猛惡的，羊見了獅，不給吃掉也給嚇死，獅見羊，一頓以，使羊見到獅，現在羊的面前是沒有獅的，所以，我們要使羊的面前將來也沒有獅，這樣，我們大家就好過了。但是，陳老師曾有吩咐，他說河裏隱伏着獅，所以我們要提防獅，永遠不許河里的獅拾頭。」兒孫們對這個已經耳熟能詳，但不懂得什麼是獅，何時會拾頭，所以英機一死，這一事情也就漸漸忘記了。因為這個村落的人口，一天一天的繁盛起來，成為大村，就起了一個名字，叫潤德坊。因為人口一天一天的多，每天出產的垃圾也一天一天的多，沒有別的地方消化這些垃圾，於是都倒到河裏，付之東流，因是垃圾一多，越積越厚，流水也無能為力，垃圾漸漸積成山丘，像一隻獅，臭氣薰蒸，發生瘟疫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整個潤德坊便不再為聚族居住。因此當時有一句流行的諺語：「石獅浮水面，潤德化為烟」！